

# 渴望风流

〔美〕欧文·斯通／绝笔

刘绯 褚律元／译



I 712.4  
40

# 渴望 望 风 流

(美) 欧文·斯通 / 绝笔

刘绯 褚律元 / 译



9765/01  
(京)新登字 17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渴望风流/(美)欧文·斯通著;刘绯,褚律元译。

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4.7

ISBN 7-80105-072-X

I. 渴… II. ①欧… ②刘… ③褚… III. ①传记小说-美国-现代②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1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4)第 04397 号

**渴 望 风 流**

[美]欧文·斯通/绝笔

刘绯 褚律元/译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出版

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发行

中国铁道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20.75 印张 550 千字

1994 年 7 月第一版 1994 年 7 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80105-072-X/I·2

定价:18.6 元

# 目录

第一章	难舍巴黎 .....	1
第二章	眼界大开 .....	71
第三章	激情诱惑 .....	110
第四章	爱情奔涌 .....	154
第五章	渴望风流 .....	190
第六章	伟大的心情 .....	232
第七章	悲欢漩涡 .....	296
第八章	困兽犹斗 .....	351
第九章	去意徘徊 .....	413
第十章	焦灼难忍 .....	459
第十一章	荣誉的根基 .....	497
第十二章	噩运重重 .....	547
第十三章	辉煌初现 .....	581
第十四章	苹果园之梦 .....	620
后 记	.....	660

# 第一章

## 难舍巴黎

### 1

没多大功夫，他就通过了海关的检查，提着那两只旅行皮包沿码头朝布洛涅<sup>①</sup>车站走去。他那身挺厚的黑色外套仍旧潮乎乎的，这是刚才乘小汽船横渡英吉利海峡时被海水溅湿的，因为他不愿闷在那拥挤不堪的二等舱里，宁可站在毫无遮蔽的甲板上，听凭那威威的浪花飞溅到自己的脸上。从福克斯通<sup>②</sup>渡过英吉利海峡只用了不到3小时，不过英吉利海峡的波涛确实汹涌，真是名不虚传。卡米尔·毕沙罗离开远在小安的列斯群岛<sup>③</sup>的圣·托马斯岛上的家，乘“马格达莱纳号”轮船在海上足足航行了3个星期，现在他那双穿着靴子的脚终于踏上了陆地，这自然使他感到格外欣悦。他一手提一只皮包，精神抖擞地沿着码头大步走去，一边尽情地呼吸着10月中旬的清新空气，感到自己浑身是劲。他今年25岁，中等个头，宽肩，细腰，长腿。别的几位旅客，有的年纪比他大，有的行李比他多，坐着刚雇的马车从他身旁经过，也是去赶那趟开往巴黎的火车的。

按当地火车站的规定，乘客应提前15分钟进站，由于这天渡

---

① 法国北部加来海峡省港口城市。——译注

② 英格兰南部肯特郡海滨城，距英吉利海峡对面的布洛涅港仅28英里。

——译注

③ 南美洲东北海岸外西印度群岛中的三大群岛之一。——译注

船是顺着英吉利海峡的浪潮而行，毕沙罗到火车站时离开车时间还不止 15 分钟。他朝漆黑的火车头走去，只见火车头上的烟囱高高地越过了月台的顶棚；火车司机穿一身活像海军将军的制服站在机车旁，俨然一副海军统帅的神气。他经过一节截短了的煤车，在行李车厢前停下，把两只皮包交给一个脚夫去寄存，每个包付了两个苏（约两美分）的脚力钱，然后收好到圣拉扎尔火车站后取行李的凭证。三等车厢就像平板运货车似的，没有顶篷，也没有挡板，摆着一些长木凳，乘客就坐在露天里。二等车厢倒是围得严严实实，尾端还装着一个铁皮通风管。每一节车厢下面的轮子都又高又大，门口都有一个带护栏的台阶。他在第七节二等车厢上找了个顺行驶方向的靠窗的座位，这样就可以一路遥望法国乡间丰收的田野和茂密的森林了。

1842 年，他 12 岁的时候，第一次坐一艘英国货轮渡过大西洋到巴黎城外的帕西去上学。那时，他从波尔多到巴黎得坐好几天马车。五年后他返回圣·托马斯岛时，已经可以坐上新开的火车到里尔城，然后换乘另一趟火车。这趟车的铁轨尚未铺全，但也把他送到了离敦刻尔克不远的地方。最后他乘上四驾马车来到港埠，再坐法国货轮西行抵达圣·托马斯岛。

如今已是 1855 年，他先到达南安普敦港，再坐火车到伦敦，然后又坐火车和小汽船到布洛涅。他的速写本和随身带来在航海途中读的书都放在那两只沉重的旅行包里了。不过他的口袋里放着一份折得整整齐齐的当日的伦敦《泰晤士报》。虽然圣·托马斯是一个属丹麦管辖的岛屿，但是在夏洛蒂—阿玛利港镇他的家里，在大街上生意兴隆的缝纫用品店和航海用品店楼上凌乱的住屋里，人们说的都是法语。英语是这个港埠的商业语言。年轻的卡米尔自 17 岁在萨瓦里寄宿学校读完中学后就开始替父亲干活，在码头检查英国货轮和美国货轮运载的来往货物，渐渐地就学会了英语。

站长吹响了哨子，司炉烧旺了蒸汽机车的炉火，司机拉响了汽笛，火车开始慢慢出站，往巴黎方向驶去。布洛涅不起眼的郊外很

快就落到后面了；火车正沿着法国海岸往南驶去，沿途穿过黎阿纳山脉的迷人峡谷；接着又穿过一条 200 码长的漆黑隧道，在隧道里他的鼻孔吸满了煤灰。火车亮着两盏前灯驶进了冷冷清清的艾达普勒港，灯光照亮了索姆河边荒无人迹的沙地。

他的脑子里充满了各种互相碰撞、各不相让的思绪，就像他在布洛涅车站让脚夫去存放的行李装满了各种杂物一样。他为自己不能留在伦敦研究透纳<sup>①</sup>和康斯太勃尔<sup>②</sup>的画而深感遗憾。当年他在每隔几天由轮船带到那个小岛去的法文和英文报纸上看到过的几幅复制品，就像正活跃于法国画坛的大师德拉克洛瓦<sup>③</sup>和库尔贝<sup>④</sup>的作品一样使他激动不已。漫长的一年，他一边等待哥哥阿尔弗雷德从巴黎度假回来接替他为父亲干的活儿，一边爱不释手地反复读这些报纸。他姐姐爱玛的婆家——艾萨克森一家——邀请他在伦敦同他们一起住一星期，而他近期内也绝不可能再有机会到伦敦研究英国画派。可是当“马格达莱纳号”抵达南安普敦时，有一封信正等着他，嘱他立即直返巴黎，他的姐姐德尔芬生命垂危。他希望自己赶到时姐姐还活着。

他天生就有画画的欲望。只要一拿起铅笔或钢笔，他总不会是在练习本上记笔记，而是画出一幅幅圣·托马斯码头的速写：桅杆林立的大帆船，划到大轮船旁边去送货或取货的小木船；连绵起伏的绿色山岗像一道坚固的屏障，守护着海湾四周一片低低的、摇晃的瓦房。他喜欢躲在岛上的主街——德罗宁仁斯·盖德街上的商店门道里，用速写本画那些来自十几个不同国家、穿着花花绿绿的衣服在街上逛商店、喝酒、找女人的水手。说来也算幸运，他在萨瓦里寄宿学校的图画课老师是个有眼光的人，他及时发现了这个年

---

① 透纳(1775—1851)英国画家，晚年探索光与色的表现效果，对法国印象派绘画影响颇大。——译注

② 康斯太勃尔(1776—1837)，英国风景画家。——译注

③ 德拉克洛瓦(1798—1863)，法国浪漫主义画家。——译注

④ 库尔贝(1819—1877)法国画家，现实主义绘画的开创者。——译注

仅 12 岁的孩子有一种看见什么就想画什么的冲动。他不但把自己所掌握的不算很丰富的绘画知识和技艺统统传授给卡米尔，而且还在他 14 岁那年送给他一本对他颇有教益的课本——塞缪尔·普鲁特写的《绘画简易教程》。

只要他们那个小小的班级去巴黎游玩一天，这位图画课老师总要带他们去卢浮宫博物馆参观，给这些小家伙们一一讲解荷兰、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等各个画派在技巧和题材方面的区别。临毕业那一年，他还每月一次带卡米尔和另外一两名学生去奥古斯特·萨瓦里的画室观摩。奥古斯特·萨瓦里是他们这个寄宿学校的主人的亲戚，一位颇受尊敬的风景画家，他画的凡尔赛和马耶纳的风景画经常挂在美术沙龙展出。他也是个好心肠的人，总是耐心地教这些孩子怎样把油画颜料一点一点放到调色板上调好颜色，然后再往绷紧的画布上涂抹，还让他们用手去摸画笔头上的颜料，告诉他们那是有重量和体积的，能产生无穷的变化。

卡米尔简直看得入了迷，不过那时他已 16 岁了，深知自己还得用铅笔、炭笔、墨汁，甚至树胶颜料或水彩颜料画上好几年，然后才敢试验画油画。

他是圣·托马斯岛上唯一怀有这一特殊欲念的人。繁荣的夏洛蒂·阿玛利港镇上从未诞生过、甚至从未看见过一个画家。他的一举一动都没法瞒过当地人的耳目。因为他生性温厚，长得虽不英俊，却有一身黝黑光滑的皮肤，一双清澈温柔的褐色眼睛，所以他的癖好倒也得到认可了。他从没告诉过任何人说自己决心一生从事绘画艺术。他没法头头是道地说清自己的理由，但有一点大概是清楚的，他从一开始就被绘画艺术迷住了，就像别的年轻人迷上了大海、法律、医学、工程学、经商或者管理钱财一样。

他掏出兜里的《泰晤士报》，想要集中注意力读报，但又抵挡不住沿途各种景色的诱惑。他望见了索姆河的河谷，那一带田里的庄稼已经收割完毕，肥沃的土壤正静静地躺在那儿，准备迎接冬天的雨水和来年的春耕播种。到达亚眠前，有一些田里还有农家妇女和



孩子在拾穗子。男人们都在四处挖泥炭。当亚眠跑马场——法国最好的跑马场——掠入他的眼帘时，他的心情像预期的那样发生了变化，开始沉浸于返回巴黎的兴奋之中。巴黎是绘画艺术繁荣昌盛的地方，是全世界的艺术中心，他已决心去那里从事自己的事业，终生不渝。他正年富力强，身体健康，还有半个世纪漫长的生涯在等待着他，他尽可以创作出许许多多的作品。

## 2

尽管当年法国人见了外乡人总爱兴致勃勃地大谈坐马车长途颠簸的奇妙滋味，如今坐在这些崭新的火车车厢里他们却一个个都像哑巴似的默不作声，脸上的神情好像在说：“再也不用坐那种七摇八晃的马车在泥石路上颠簸磕碰了，再也不用关在那由于只有一扇像头巾那么大的黑窗户而闷出了臭气的小笼子里，到一个驿站就得停下来换马了，这多叫人宽心啊。”

卡米尔完全沉浸在飘飘然然的欣悦之中，竟没有听见坐在身边的那位头发涂得油亮、脸色发育的中年汉子在跟他搭话。只身长途旅行的人往往会忍不住跟素不相识的人说起知心话来，尽管他们心里完全明白以后再也不会同这些陌生旅伴见面。

“……名字叫乔治·拉希。纺织行业的。我做的是法国最好的纺织生意，卖里昂产的羊毛。跑遍了南美洲。离开老婆孩子4个月啦。见鬼！好长时间都睡陌生的床。不过这趟跑得也够有意思的，跑到哪儿卖到哪儿。店主们那空空的货架和满满的钱包等着我去呢。”

卡米尔小声咕哝道：“很高兴。我是圣·托马斯岛来的卡米尔·毕沙罗，正要去巴黎看母亲和姐姐。我的姐姐德尔芬久病不愈，她们是到法国求医来的。我的父亲和哥哥等卖掉家里开的店后马上就和我们团聚。我在加拉加斯呆过两年，和一位画家朋友一起作画，所以我认识那儿的一些人，也会一点西班牙语。”

“你是干哪一行的？”

“我是个美术家。”这是他平生第一次大声说出这几个字。

“啊！波希米亚人的营生。你是个很出色的画家吗？”

“还不是。”

“那要等到什么时候才算是呢？”

“艺术是慢慢提高的。”

“你的画卖得也很慢，是不是？”

“暂时是这样。”

“还不如干纺织哩，”乔治·拉希断言道。“这是人们需要的东西。既然你会西班牙语，也熟悉南美洲，用不着别人帮忙就能干得挺像样的。”

“我在父亲的店里卖过东西。刚够混口饭吃。”

他的大脑不愿去思索到巴黎见到母亲时会是一幅什么情景，因为眼下他除了宣布自己要当一名画家以外别的什么也不想说。他父亲弗雷德里克·毕沙罗在波尔多出生，也在那里受的教育。他是个热衷于法国文化的人。正因如此，他才把两个儿子送到萨瓦里寄宿学校接受教育。卡米尔的哥哥阿尔弗雷德是个不用功的学生，只在学校呆了一年就厌烦了；他的爱好是拉小提琴。等阿尔弗雷德回家后，12岁的卡米尔才被送去念书。他们的父亲需要有一个儿子在身边帮他装卸货物。不是卡米尔就是阿尔弗雷德，经常把装满绳子、柏油、磨甲板的沙石、食物、轮船零件等货物的单轮铁轨滑车从海边推到德罗宁仁斯·盖德街，然后用手搬运到街对面的毕沙罗商店。

除兄弟俩以外，家里还有两个同母异父的姐姐，是母亲的第一个丈夫生的，他死去时他们的母亲才29岁。弗雷德里克·毕沙罗是拉舍尔·佩蒂死去的丈夫的侄子，当时他专程从波尔多赶来料理叔叔的财产问题。后来佩蒂怀了孕，而按规定她还得过几个月才能同这位丈夫的侄子结婚，因此在当地引起了一阵蜚短流长。丹麦政府宽容地让他们按非宗教的仪式成了婚。不久佩蒂生下一个男孩，但不幸在襁褓中夭折了。尽管如此，教会还是拒不承认他们的

结合是合法的。

卡米尔帮父亲干了4年。他挣的薪水不少，但管教严格的父母迫使他大部分钱都存入银行。除了有时他能划上他的小船在码头附近沿着海岸寻找一些迷人的景象画几幅速写，或者漫步于俯瞰圣·托马斯岛的树木茂密的山岗，以便找到一块空地，在那里把下面辽阔的大海画成水彩画以外，这几年的岁月纯属虚度。他爱自己的家庭，也希望为一家人的共同利益作出贡献。然而，他又渴望逃脱这个闭塞的小岛，渴望能自由地把全部精力投入于学习那艰深的、难以捉摸的绘画技巧。每当父亲责备他不该去画那些个没用的东西，而应该在生意那么忙的店里找些更重要的事情做的时候，他心里就非常窝火。

他一定得离开这里。去另找一个安身之处。要找一个他能从天亮一直画到天黑的地方。可是去哪里呢？再说，有什么充分的理由能够证明自己逃离一个繁忙兴隆的商行去寻找一个冥府般的艺术世界，一个吉凶未卜的前途，是完全正当的呢？他的父母会痛骂他，会把这种行为说成大逆不道。

没多久，他遇见了弗里兹·梅尔比。这是一个年轻的丹麦人，1851年夏天受哥本哈根艺术学院委托前来圣·托马斯岛画属丹麦管辖的夏洛蒂—阿玛利海港。卡米尔同这位25岁的画家结识的那天，也同往常一样在码头上等着那些货箱、货包从大货轮上卸下来，检查货物清单，还偷闲儿画几幅速写——大帆船啦，单桅小帆船啦，划着木船往岸边运送小桶、小盒子的男人啦，还有俯冲下来啄鱼的白色翅膀的鸟。

“你是我认识的第一个画家，”卡米尔用惊讶的口气说。“我们这个岛上从来不产画家，只产棕榈树和糖酒。”

只要卡米尔能从店里脱身，或者能在检查货物装卸的过程中抽出空儿，他总是和这位画家在一起。弗里兹·梅尔比22岁时就在哥本哈根艺术学院展出了两幅画，这实在是非寻常的成就。可他当时并没有留在丹麦以进一步奠定自己的声誉，而是越过大西洋

在纽约市呆了相当长时间，然后又北行到达加拿大边境，画了一幅尼亚加拉瀑布。他在美国学会了一口流利的英语，而且经常一激动就会把动词放到句末。

卡米尔只能偶尔把这位朋友带到自己家去。毕沙罗一家是以热心好客闻名的，只是他的母亲已经为儿子迷恋画画的事感到害怕，所以对弗里兹颇为警惕，生怕他给儿子带来危险的影响。弗里兹在夏洛蒂—阿玛利港镇上只找到了一间又小又脏的屋子，白天不用，只是每天晚上同卡米尔谈到深夜之后去那儿睡上几个钟头。他急于返回丹麦，所以干得很起劲，从每一个角度观察了这个美不胜收的海湾，最后完成了一幅漂亮的水彩画。临走的时候，弗里兹说出了心里话：

“明年我还要来。你能帮我找一间干净亮堂的屋子吗？我们可以一起画画。不过说真的，我们应该去南美洲找色彩丰富的美景。有着绝妙色彩基调的景色。你能做到吗？离家出走？”

卡米尔冲动地答道：

“我已经攒了足够过一年的工资。也许还能过两年。不过我只能瞒着父母逃走。他们不会同意的。他们希望我成为商人，而不是画家。”他把那长着浓密的深褐色头发的脑袋往后一甩，哈哈笑了起来。“……干什么都行，就是不能当画家。”

“我们可以等一艘开往我们要去的地方的船，然后在船临开的那一刻上船，留下封信告诉家里……。”

第二年他们一点不差正是这样做的，偷偷坐船到达委内瑞拉那个默默无闻的港市拉瓜伊拉。

他花了整整一年来决定是否通知父母跟弗里兹·梅尔比一起出走。要说不该这样做也是很有一些理由的。他的父母让他在法国接受了5年那么好的教育，不惜忍受儿子远离家乡的思念之苦和家里缺一个帮手的劳累，而且还得负担相当大的经济开支。他们把他抚养成人，对他十分疼爱，而且一直在筹划让他和哥哥接替父亲经营家里开的商店。他们会伤心之极。他母亲又是个动辄

大怒、动辄发愁的人。这一来就会给父亲增添沉重的负担。然而他没有别的法子。

一到拉瓜伊拉，卡米尔立刻给这个港市画了一幅水彩画：一条弯弯曲曲的街道两旁排满了房屋，有一家人正在街上行路，父亲骑着驴，母亲一手领着一个瘦小的孩子，另一手挽着一个沉甸甸的包袱。

火车开进了克勒尔蒙车站，站上有便餐部。卡米尔跳下车，买了一块奶酪、一根叫做“面包条儿”的又长又细的硬皮面包，和一小瓶附近的兰科特镇葡萄园产的葡萄酒。他还是七八个小时前在伦敦的旅店里匆匆吃过一顿早饭，到现在什么也没吃过。当火车咔嚓咔嚓闹哄哄地穿过克勒尔蒙和兰科特这两个美丽的小镇，沿着皮卡迪高原的白垩地山坡缓缓驶去时，他在火车里大口大口地咬着新鲜的面包和奶酪。车窗外的村庄里满是红瓦屋顶五颜六色的房屋，四周都是葡萄园；他一边凝望着这美丽的景色，一边叹息道：

“要是我能在旅途中停下来观赏一番该有多好。走一阵停一阵，然后继续上路，然后再停留一阵，这对一个画家来说简直是一个美梦。”

他狼吞虎咽地吃完了面包和奶酪，又喝下最后一口葡萄酒，暗自作出了决断：

“总有一天我要这样做。”

### 3

暮色早早地降临了。一个从车厢顶上走来的工人点亮了火车车窗外的油灯。很快，他们就进入了圣拉扎尔火车站，只见第一条隧道顶上筑着一个小屋似的棚子，是用粗石胶泥砌成，漆成了淡黄色。卡米尔觉得这棚子很难看。

他走到月台上，感到凉嗖嗖的晚风一阵阵迎面扑来。天已黑了，他已经在旅途中过了11个小时。他把取行李的凭证交给一个脚夫，但足足等了半个多小时，他的所有行李才摆到桌上让海关检

查，甚至连那些在布洛涅海关已经检查过的行李也还得重新检查一遍。

车站外停着一排马车。虽然他母亲的住处不远，就在蒙马特区的边上，但提着这沉重的行李走过去还是太远了些。他朝等在车队最那头的那辆单驾马车走去。那匹马正在吃一把挂在它嘴边的干草，车夫披着一件带有好几个肩领的肮脏斗篷，正在嘟嘟囔囔地对自己抱怨，看来是等得不耐烦了。他头上盖着一顶破得不成样子的帽子，脚上套着一双很大的木鞋。

“要多少？把我送到蒙马特区南边的洛蕾特圣母院路 49 号要多少钱？”

车夫估量这个外国人明摆着对马车费是一无所知的。

“4 法郎 80 分。”

“哪有这么贵的？规定的价是一法郎 50 分。”

车夫轻轻骂了一句。“你真是个死脑筋。2 法郎 50 分吧。”

“2 法郎。外加几个苏<sup>①</sup>小费。”

“真让人吃惊。没见过你这号人。上车吧。”

他登上两级铁阶梯，在那个好像装了一袋针似地扎人的乌德勒支<sup>②</sup>黄色天鹅绒座位上坐好。他的脚下铺着一层散发出粪便味儿的稻草。车门关不上，玻璃也破了，那匹尖头细尾的瘦马有气无力地拖着这沉重的车子在崎岖的卵石路上辘辘而行。

“多气派的马车，”卡米尔坐在歪歪扭扭地向前驶去的车里暗自思忖道，觉得很好笑。“不过这毕竟是巴黎！”

他朝破车窗外仔细观望了一番，忽然发现眼前的巴黎同他 8 年前离开时已大不一样，不禁大吃一惊。一排排的楼房已全部拆掉，狭窄弯曲的街道已消失在一大片碎石废墟中。他猛地往马车前凑过身去，冲着车夫大声喊道：

---

① 法国旧货币单位，合五生丁。——译注

② 乌德勒支系荷兰一城市名。——译注

“这儿出什么事了？怎么看上去好像有一支侵略军扫荡了全城似的？”

车夫往10月的空气中啐了一口痰。

“你说对了。我们那位疯子皇帝拿破仑三世——他能当皇帝，我的这匹老马就能当亚眠的赛马了——同他从普瓦迪尔请来的那个新专员干的好事。那家伙叫奥斯曼<sup>①</sup>他们要把整个城市都拆光。”

“为什么？”

“一场赌博。容易让人上当的把戏。皇帝说：‘要把巴黎建成一个大理石城市，像古罗马那样富丽堂皇。’他说他要当奥古斯都第二。这是骗人的鬼话。他是要除掉这些窄街小巷，这样就没有人能够像1848年那会儿一样挖起地下的鹅卵石造反了。他打算修建宽阔的大马路，要是有人造反，他的部队就可以一路杀来镇压……。”

卡米尔不相信地摇摇头。

“不会就因为这个吧。就连我这么个年轻人也记得，巴黎有几个地段尽是破破烂烂的贫民窟，那里的居民穷得难以活命，还动不动就得肺结核病。”

“掌权的人没一个会为百姓做一丁点儿好事的。瞧瞧我这匹半死的马和这辆快烂了的车。又穷又苦地过一辈子——瞧瞧我这副面孔，你能看得出我有多大岁数了吗——我哪还能攒得了钱换上新马新车呢？”

他们先往东来到圣·拉扎尔街，然后驶入圣·乔治街，不一会儿就往北一拐到了洛蕾特圣母院。这是一座像个四方的石头堡垒似的教堂，周围一带人称“洛蕾特女郎”的妓女已经穿得花枝招展地聚集在一起，准备开始当天的夜市了。从圣母院顺坡而上的那个犹太人居住区是个颇得艺术家喜爱的生活场所，因为那里有丰富

---

<sup>①</sup> 奥斯曼男爵(1809—1891)，第二帝国时期(1852—1870)巴黎大规模改建工程的主要负责人。著有《回忆录》，对现代化城市规划很有影响。——译注

多彩的露天生活，还有那条人行道上摆满货摊的陡坡市场街。

“是得给4法郎！”卡米尔下车时高声说道。“很抱歉，我刚才跟你讨价还价。给这匹可怜的老马买点燕麦吧。那座位底下也该铺上点新鲜的草。不然都是牛粪臭。”

“4法郎？你真犯傻了。不过收了这样的钱我可真的要给那稻草撒上香水儿了。”

同圣·托马斯岛上那商店楼上的宽敞住处相比，这里的毕沙罗寓所要小得多。光是那些笨重的丹麦西印度群岛产的家具就堆满了每个屋子，挤得就像法国人喜爱的摆满古玩、小摆设、花草的桌子一样。但是新家具贵得根本买不起。每一对年轻的新婚夫妇都从父母或祖父母手里得到一张床和一张桌子，然后急不可待地巴望着再继承一只五斗橱或一把躺椅什么的。正在陆续搬到巴黎来的毕沙罗一家，没有为新家购置家具摆设的打算。既然只有弗雷德里克和一个儿子（先是卡米尔，后是阿尔弗雷德）留在圣·托马斯岛上的家里，他们就把那些又大又结实的家具装到一艘同他们家有生意往来的货轮上，随同拉舍尔、爱玛和她的3个孩子，以及德尔芬和阿尔弗雷德一起运走。老家只留下两张窄窄的行军床、一张吃饭桌和两把不算高级的椅子。家里早就答应让阿尔弗雷德从毕沙罗铺子的杂货生意中脱出身来在巴黎度一年假，他帮助全家在那里安顿了下来。卡米尔发现这些曾在那个热带小岛上伴随他一起成长的家具又搬进了这幢巴黎式公寓楼的二层套房里。门厅里摆着一个挂衣帽、放手杖和雨伞的组合架，还有那把他以前经常坐在上面脱湿靴子的小椅子。

拉舍尔·毕沙罗听见儿子的脚步声，连忙从卧室出来，高兴地大喊一声，伸出双臂抱住了他，把他紧紧地贴在自己的结实的胸膛上，一边如释重负地喊叫着，一边满怀深情地吻遍了他的脸。

“卡米尔，我亲爱的孩子，你总算来了。”

他热烈的吻了吻母亲的脸颊，喃喃地说：



“见到你我真高兴，妈妈。我是以最快速度赶来的。”

“我知道你会这样。对你我总是信得过的。”

“并不总是，”卡米尔心想。“我逃到委内瑞拉那会儿就信不过。”不过眼下无论如何不能提这种令人不痛快的事。

他伸直双臂扶着母亲。一顶花边绒帽戴在她后脑亮闪闪的褐色头发上，头发从中间分开，遮住耳朵的两边露着几点灰斑；一副无边眼镜低低地架在她挺直的鼻梁和宽大的鼻孔上。她的嘴巴宽大，富有魅力；褐色的眼睛半闭着，有点凹陷。她已60岁，个头高大，臀部壮实。她穿一套两件裙衫，上衣的腰部和肘部都收紧，显得十分合体，边上镶着深蓝色丝绸饰边，裙衫的下摆和手腕处张得开开的。她年轻时是一个迷人的女子，如今上了年纪也仍不减当年风韵；她是生活中的一个斗士，是他父亲的好伴侣，也是日渐兴隆的毕沙罗家业的掌管人之一——店里的记帐、借款、还债之类的事务都由她一手操持。他们在圣·托马斯岛上的朋友们都这样说她：

“拉舍尔·毕沙罗什么优点都有，就缺一样让自己快活的本领。”

“难怪他们会这么说，”他一边用指尖温柔地抹去母亲眼角的泪水一边这样想。“她和头一个丈夫生了4个孩子，可是有两个儿子不幸早逝；丈夫死的时候她才29岁。嫁给我父亲后生的儿子也死了两个，一个刚生下不久就死了，另一个是20岁那年死的。现在德尔芬又……”

她细细端详着儿子：大大的脑袋，满头长发披挂在和这脑袋十分相称的耳朵上；罗马元老院议员似的鼻子在略低于眼睛处微微弓起；还有那双在整个脸上显得最突出的褐色大眼睛——两个眼珠离得很远，看上去敏锐而友好，然而又略带怀疑地观望着世界，显然是一双不容蔑视、也不会轻易受骗的眼睛。

“从来没有人因为我长得漂亮而责怪我，”他大笑着说。“可是这是一张瞒不住心思的脸。”

“你已经长大了，是个堂堂的男子汉了。”